



2019年  
中国

# 侦探推理小说 精选

韩璇 选编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2019年中国  
**侦探推理小说精选**

韩璇 选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9年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 / 韩璇选编. -- 武汉 :  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20.1  
(2019中国年选系列)  
ISBN 978-7-5702-1395-5  
I. ①2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小说集—中  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259709号

责任编辑: 高田宏 梁碧莹  
封面设计: 徐慧芳

责任校对: 毛娟  
责任印制: 邱莉 杨帆

---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23.125 插页: 2页

版次: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360千字

---

定价: 39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# 目 录

星空之谜 / 陈超	001
谁杀死了知更鸟 / 何慕	026
黑死魔的巡礼 / 拟南芥	058
竹花 / 白贲	079
阿尔刻提斯病 / 漆雕醒	117
一缕奇香 / 金少凡	159
主播之死 / 格格蕾	181
海难 / 香无	221
失控 / 王洪荣	232

巧破连环案 / 叶雪松	271
潜水的小丑 / 青稞	289
道隐无名 / 王珂	323

## 星空之谜

陈超

—

深夜十一点半，高阳驾车行驶在沐兰山景区的蜿蜒山路上。这条通往山顶的路沿途没有任何景点，白天都没什么人经过，更别提在这江城盛夏的酷热夜晚了。远远看去，整座黑黝黝的山体之中，只有一个发光的小亮点在缓缓移动。

高阳已经筋疲力尽了，但他不想错过今晚的约会，这也许是她最后一次见面了。看了看仪表盘上的时间，高阳将副驾上的公文包塞进后座置物袋，然后加了一脚油门。

行驶到全程最急的一处左弯道，高阳点了一脚刹车，转动方向盘……突然间，他看到一条血红色的巨蟒竟然盘踞在道路前方，张着血盆大口向他扑来。

高阳啊的一声，条件反射地向右猛打方向盘，车体轧着路牙翻了个滚，向山底坠去……

此时，高阳的妻子徐冉在山顶的观景台上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，她扭头向身后望去，却只看到被黑夜吞噬的人间。

她长长地吐了口气，仰望天上密布的繁星，寻找着曾经属于他们的那一颗……

二

清晨六点，商平家的闹铃准时响起。妻子连哄带骗地给女儿穿上衣服，商平则熟练地给三支牙刷挤上牙膏。他洗漱完毕，又去叠好被子、换好衣服，再看妻子，居然还在慢条斯理地给女儿讲正确的刷牙方法。

刑警队长哪受得了这种速度，便故意咳嗽了两声。谁知竟被女儿扔过来一个厌弃的眼神，他只好举手投降。

说是家庭事务有分工，可商平心里明白，自己一个刑警，工作没规律，家里家外都靠妻子张罗，这个泼辣的湖北女人，婚后贤慧得让他汗颜。

妻子开车送女儿去幼儿园，商平隔着车窗向女儿挥手，直至车子在视线中消失，他脑中又浮出那个老问题——这么好的女人，怎么当年嫁给他这个要什么没什么的小警察了？

“队长，你这纯属撒狗粮，拉仇恨！”王悦是商平的徒弟，参加工作两年，别说结婚，忙得连个女朋友都还没着落。

“我的烦恼你不懂啊。结婚这么久了，我总感觉自己还是个门外汉。别人都说婚姻需要经营，我就纳闷了，怎么算是经营？”商平看了看王悦的一脸懵懂，手一摆，“算了！问你这个单身狗也是白问。”

两人尚未从家长里短的话题中跳出来，车就已经开到了案发现场的楼下。半小时前，刑警队接到报警，兰陵公馆3栋2601室的男主人死在家中。

兰陵公馆是一幢loft结构的高层，坐落在历史悠久的中山大道和胜利街之间的美食圣地兰陵路。里面的住户大多是富庶的艺术家或酒吧、餐厅的老板，邻里之间几乎没有交往。

因此，死者的邻居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。

报警的是钟点工刘阿姨，她显然被吓坏了，还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一旁的女警只能先安抚她。

商平仔细观察室内环境，这里与其说是居室，倒不如说更像是一间画室。楼下的工作区，摆满了画架、调色板等绘画工具和尚未完成的作品。楼上则是生活区，北欧风格的装修，造型奇特的摆件，意识流般的墙面涂鸦，这一切都散发着浓烈的艺术气息。

死者的作品挂满了楼上楼下的每一个角落，下方落款都是同一个名字——亦昊。刚听刘阿姨说起“yihao”时，并不知道这两个字究竟怎么写。现在看来，这应该只是死者的艺名。

商平取出手机，百度了一下“亦昊”，居然马上搜出了结果——亦昊，当代知名青年画家，由于擅长通过色彩搭配提升视觉冲击力，被称为“色彩魔法师”。他偏爱使用纯天然矿物颜料作画，其中不乏珍贵的玉石粉，这也是他的作品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。

总之，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艺术家。

商平有些吃惊，他觉得对于职业画家而言，这间屋子布置得太过精致，也收拾得太过整洁。物品摆放井然有序，也不见随手乱扔的衣服和杂物，几本美术期刊呈扇形放置在床头柜上。不仅如此，生活区里还有一台精油香熏机，空气中能闻得到一股淡淡的橙花味儿。

商平带着疑惑扫视了一圈，目光最后才落到尸体上，死者仰面倒在客厅中央，靠近墙的四周都还算整洁，唯独尸体旁边的那块区域一片狼藉。画架倾倒在地，画笔掉落在布艺沙发上，笔头上的蓝色液体浸染进了沙发，调色盘上还未来得及兑水调配的颜料粉末更是洒得到处都是。沙发旁的置物柜，三层柜门全被打开，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，物品散落一地。

“感觉有人在找东西。”就连王悦也看了出来，“他会不会就是冲这个东西来的，然后与死者发生冲突并将其杀害？”

商平摇头道：“你看，玻璃材质的摆件倒了一地，可一样也没有碎，木质家具表面上也没有擦碰的痕迹，这里不像有过搏斗。”

果然，杨法医立刻印证了商平的判断。

“死亡时间大约是昨晚十二点钟左右。死者身上没有任何外伤，也没有中毒的迹象，但具体死亡原因还需要解剖后才能确定。”杨法医递了一份现场报告给商平。

“死者有没有什么疾病？”这是商平看完报告后的第一反应。他快步走到刘阿姨身边，重复了这个问题。

刘阿姨摇摇头，表示自己只是一个钟点工，对于雇主的情况了解不多。

“搜得仔细点儿，看能不能找到病历什么的。”商平给现场警员下达了指令。

柜子和抽屉里的东西被一样样取出，逐一登记。半小时后，王悦终于在床垫底下找到了一份市二院的病历，封面上记录着主人的基本信息——郑浩，男，二十六岁，过敏性哮喘。

杨法医打开病历看了几分钟，向商平点了点头。现场的刑警们纷纷松了口气，看来这并非一起命案，而是病发导致的猝死。

而商平却阴沉着脸，说了两个字：“药呢？”

是啊，药呢？

正值盛夏，死者穿着短裤T恤，他身上没发现救命药倒还说得过去，

但翻遍整个家里都找不到药，这正常吗？

“像死者这种情况，一般会常备什么药？”

“气雾剂，市面上常见的有普米克、信必可。”杨法医答道。

商平用眼神求证了一圈，大家都纷纷摇头。他把目光落在了沙发旁的置物柜上——那儿是气雾剂本该放的地方，因为死者感到不适后，第一时间奔向了那里。

“有意思！”商平自言自语道。

这时，负责现场拍照的警员已经完工，他顺手将倾倒的画架扶了起来。那幅死者生前正在创作的画作，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

那是山顶上仰望到的星空。各种炫目的色彩宛如获得了生命，化身一条条游鱼，在一片以湛蓝为基色的深海之中奋力穿梭。又仿佛，是一颗巨大的蓝宝石在宇宙中炸裂，只为绽放出一瞬的绚烂。奇特、混乱、晦涩、迷离……实在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词来形容这充满魔幻的观感。

整幅画传递出强烈的个人色彩，诠释着死者对于星空的理解。不知道是不是尚未完成的缘故，那魔幻的光晕下竟还有着另一层星空，纯粹的湛蓝，纯粹的静谧，繁星点点之下，一个长发飘飘的白衣女子，孑然而立。

### 三

有了合理的怀疑作为基础，对刘阿姨的询问开始变得有效起来。她在亦昊家里干了有半年了，每天上午九点上门，中午十二点收工离开。据她回忆，亦昊是一个深居简出的人，从未见他在家中款待过任何客人，因此有一点就更加奇怪。大约半个月前，亦昊吩咐刘阿姨购买了蜡烛、刀叉、餐盘等，像是在准备一顿烛光晚餐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亦昊对家里的卫生状况越发挑剔起来。

刘阿姨回忆说这段时间他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——“她（他）喜欢整洁。”

至于气雾剂，刘阿姨在看了类似实物后也成功唤醒了记忆。她说确实见过一个白色气雾剂瓶，就放在置物柜里，一开门就看得到。

按侦查惯例，刘阿姨是警方的首要怀疑对象。但如果是她干的，现在她完全可以直接否认见过这瓶气雾剂，犯不着像现在这样眉飞色

舞地详细描述它的大小、颜色等细节特征。这是证人知道自己发挥正面作用时最常见的状态，所以，她的可疑度大幅降低。

接下来要查的，就是那位重要而神秘的访客了。

兰陵公馆的治安防范工作做得勉强达标，入户大厅和电梯里的监控是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。商平调取了兰陵公馆的监控视频和亦昊近一个月的通话清单，挨个儿核对机主的身份和相貌，再与半个月里出入过二十六楼电梯的访客们进行了比对，顺利将一个女人纳入了视野。

徐冉，三十六岁，前江城大学美术系高级讲师，艺术品鉴定专家，专攻美术作品修复。她的职业和死者之间有很合理的交集。从身份证登记照片来看，这是个五官清秀、妆容素雅的女人。

近半个月，她一共来过亦昊家三次，最近一次就在案发前一天晚上，从晚上八点待到十一点半才离开。最重要的是，她是除了保洁阿姨之外，亦昊家的最后一个访客。

如果这个女人真是凶手，那么，她为何从未想过隐藏自己的行踪？也许，她心里非常清楚，自己和死者之间的交往痕迹是无法消除的，所以，压根儿没在这件事上白费力气。

是否立刻传唤徐冉，商平有些犹豫。想证明是徐冉拿走了亦昊的药？除非她本人承认，否则几乎没有可能。想证明徐冉有杀死亦昊的动机？目前尚无头绪。特别是亦昊突发疾病致死和徐冉拿走药之间，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。任何人都没办法控制别人的发病时间，何况病历上显示，亦昊已有半年没有病发记录了。当然，除非徐冉是个十分有耐心的人，她不介意等上一年半载，等亦昊病发。可亦昊有可能这么长时间都发现不了自己的救命药不翼而飞了吗？

商平头疼欲裂，办案有时就是这样，答案可能呼之欲出，但求证的过程无比艰难。

这时，一直在整理徐冉资料的王悦忽然啊地惊呼了一声。

“怎么了？大呼小叫的。又死人了吗？”商平有些不耐烦。

“就是这个徐冉，十天前，她丈夫高阳在赴她约会的山路上，车祸身亡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商平一下子坐不住了，起身一步跨到王悦身后。

“事故现在还在认定之中，尸体已经由徐冉确认。”王悦说。

短短十天之内，两个和这女人有关联的男人都意外死亡，这难道是巧合吗？当刑警十几年，商平见过无数的“巧合”，背后无一不是

有心人的机关算尽。

商平调看了交警事故科的现场勘查记录，从遗留的轮胎印来看，高阳是在事故高发路段左转弯时，忽然向右猛打方向盘，连人带车冲下陡坡坠亡的。车辆没有被机动车撞击的痕迹，也暂时没有发现被做过手脚。从技术上讲，这就是一起单纯的交通事故。

当然，交警也并非没有疑问，那么急的一个左转弯，高阳怎么会突然向右打方向盘呢？通常这只有一种可能，他面前出现了突发状况，而且对他的威胁是动态的，因此他的条件反射不是刹车，而是躲避。

“传唤徐冉！我们越是没有证据，越有必要听听她的说法！”商平坐不住了。

王悦打了一个响指，快速从座椅上弹起。

两个小时后，徐冉被传唤到了刑警队。据王悦描述，听到亦昊死讯的她显得很吃惊，但随后又表现得非常平静。

商平坐在徐冉对面，仔细打量着这个女人。她身形有些单薄，脸颊上缺少血色，仅仅化着礼貌性的淡妆，白色衬衣上别着黑色的胸花。尽管整个人显得很消极，但举手投足间仍不失优雅。与千方百计掩饰自己年龄的女人不同，她身上的随性恰如其分地展现出这个年纪专属的风韵。

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在想，她就是亦昊那幅未完成的画作中，湛蓝色星空下的女主角吗？

“基本情况，我同事应该都跟你说过了。”商平单刀直入。

徐冉点点头。

“很遗憾，因为你是他家里最后一位访客，所以有些问题我不得不问问你。”

“恐怕我帮不了你多少。”徐冉的声音显得有气无力。

苍白、虚弱、涣散，这恰恰就是一个遗孀在服丧期间最正常的表现，不是吗？

“我们初步判断，郑浩……也就是画家亦昊，死于过敏性哮喘。你知道他有这种病吗？”商平问道。

“不知道。”徐冉摇摇头，接着又补充道，“我和他的关系还没有亲近到那种程度。”

“可据我们所知，他……倒是非常重视你。”

“他曾是我们合作过的画家，没人会不重视自己的前途。”徐冉

巧妙地回避了问题，并再次强调了自己和亦昊的关系仅限于工作。

“那能在你所知的范围内，帮我们分析一个疑问吗？”

“我尽量吧，但别太久。”徐冉有些不耐烦。

“亦昊患有严重的过敏性哮喘，但他的家里却找不到任何救命药，你觉得会有哪些可能？”

徐冉抬眼冷冷地看着给自己递水的商平，说：“你们……怀疑我拿走了他的药？”

“我们只是在分析可能性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恰恰很想排除你说的这种可能。”

“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“目前只有你有条件这么做。”

“说不定是保洁阿姨放在了别的地方，或者亦昊自己带出去弄丢了。”

“不！”商平略微夸张地摇着头说，“保洁阿姨就在前天上午还见过那瓶药在沙发旁的置物柜里。对了，就在那天晚上八点，你去拜访了亦昊。”

王悦在一旁暗暗赞叹，他知道，刘阿姨并没有这么说过，她见过药瓶不假，但无法确定是哪一天。然而，商平还是有效地将现有信息“组装”成了最具杀伤力的武器。

徐冉愣住了。这是个伪命题，徐冉无论怎么回答，都会是个错误答案。她就要露出马脚了，商平在心中暗笑。

徐冉轻微咳嗽了两声，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本来，我实在不想在这个时候谈起这些，但……”沉默数秒后，她一脸无奈继续说道，“亦昊一直在追求我。我非常欣赏他的艺术才华，但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所以呢？”

“所以，如你之前所说，他很重视我，这我承认。我也刚刚才回忆起来，我那天手指划破了，在他的置物柜里找创可贴，结果突然被他制止，可能……他就是不想让我看到那瓶药吧。”徐冉举起右手，食指指尖上确实绑着创可贴。

“他为什么不想让你看到？”

“如果你有这样的疾病，愿意让自己追求的人知道吗？”

“可这还是不能解释，药到底去哪儿了？”

“警官，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亦昊不想让我看到，所以慌忙间

把药藏到什么隐秘的角落也说不定。我建议你们真应该好好搜查，而不是无端怀疑我。”徐冉轻笑了一下。

突然间，商平猛然惊醒过来。原来，这场讯问从一开始就不是在按自己的节奏推进。相反，至此的每一步都在对手的意料之中。

商平立刻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，重新布置了现场的搜查工作，搜查基准由之前的找出“放”的药，变为找出“藏”的药。

一小时后，现场传回消息，在一幅画的画框背后找到了一瓶白色的普米克。

商平的表情石化了，他在隔壁透过单向玻璃重新审视徐冉，那股子魂不守舍的涣散竟被读出了云淡风轻的意味。

这个女人不同于商平以往打过交道的任何女性嫌疑人。面对警察，她不靠柔弱来博取同情，不哭诉自己可怜的境遇，不宣泄自己受到的“冤屈”。她知道哪些行为才是有用的。

一台纯粹靠理智来运转的机器，就像没有心。

商平知道传唤徐冉的决定太仓促了。他以为徐冉不会料到自己能凭借这么小的疑点锁定她，可实际上，他的对手早已做好防备。

是啊！想置亦昊于死地根本不需要将药拿走，只需让他在生死攸关的一刻找不到药就行了。

商平觉得自己像是被打了脸。他调整好情绪重回讯问室，言不由衷地表达歉意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找到那瓶药了，看来是我们的工作疏忽了。”

吧台上的一瓶威士忌被喝掉了大半，可徐冉还在不停地将琥珀色的液体浇在杯中的冰球上

“没事，找到就好。”徐冉一个字都不愿意多说。

商平和王悦将徐冉送到刑警队门口，商平突然来了一句：“对了，节哀顺变。”

“我或许没你们想的那么哀痛。”徐冉嘴角一撇轻笑。

“不，我说的是你的丈夫。”

这一次，徐冉的脸色才真的变了。

#### 四

商平这次马失前蹄，让他憋了股劲儿，认真研究起徐冉、高阳、

亦昊这三个人的关系。

商平咨询了艺术品交易的专业人士，对方对这三个名字耳熟能详，尤其是徐冉。还在江城大学美术系任教时，她就是出类拔萃的艺术品鉴定和修复专家，颇有几分名气。因此，当她辞职出来和画商高阳合开夫妻店的时候，很多人眼珠子都快掉下来。

至于亦昊，早年名不见经传，但也不像其他年轻画家那样生活拮据。他出身贫寒，却是圈内出了名的大手大脚，只要他离开画室，就必定会大肆挥霍一番，仿佛明天就是世界末日。反倒是近两年出名后，变得深居简出起来，专注于自己的创作，几乎从社交场合消失。而最初发掘亦昊艺术才华的，正是慧眼独具的徐冉。

对于这三个人，圈内还有着各式各样未经证实的流言。据说，高阳和徐冉的公司表面上是做鉴定和艺术品交易，其实背地里也制作过不少大师的赝品，以牟取暴利。这夫妻俩本身并不擅长绘画，那就意味着，他们身后有着一个稳定的制伪团队。

商平点了一支烟，走到窗边，仔细回想着今天下午和徐冉交锋的情形。这三个人的关系，他似乎已经窥到了门径，但高阳、亦昊的死和他们的违法买卖会有什么关系吗？

杨法医那里还在确认诱发亦昊哮喘病发的过敏源，王悦则在整理徐冉拜访亦昊的那几次监控视频。这些工作都急不来。

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。但商平并不知道，不眠人中也包括徐冉。

吧台上的一瓶威士忌被喝掉了大半，可徐冉还在不停地将琥珀色的液体浇在杯中的冰球上。

她端着杯子，站起身来，看着这马上要被银行收走的空荡荡的豪宅，傻兮兮地笑着。听见笑声在客厅里回荡，她像小孩子做游戏一般，好奇地捕捉着自己的声音。

“高阳？”徐冉向前走了几步探看，忽然转身，又换了另一个名字，“亦昊？”

她喃喃自语道：“我知道你们都没走，我知道你们就在旁边看着我，对吗？”

徐冉仰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惨笑道：“恐怕我要让你们失望了。我不会跟你们走的，哪怕一无所有，我还是会继续活下去！”

徐冉如冰的脸上，一双眼睛如火焰般灼烧。

第二天，商平再访兰陵公馆。他总觉得这里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

秘密。

带着通宵熬夜恶补的一点儿美术知识，他尝试以另一种视角来审视亦昊的家。

不可否认，亦昊确实是一个绘画天才。除了擅长油画和水彩画，他还在刻意练习其他种类的绘画，收藏间里甚至能看到几幅动漫作品，下方同样落着亦昊的签名。

商平还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，放在收藏间最里面的作品，背后都有一句“献给心爱的冉”，落款日期从2015年至今不等。商平脑海里浮现出冷冰冰的徐冉。这些作品她都看过吗？还是亦昊只将这种感情埋藏在心里？

一件件查看这些作品，商平发现了一幅无主之画。它使用的是厚重的纯亚麻布，没有装裱，足足有三米多长，卷好折叠后才能勉强放进收藏间里。

商平和几名同事将它拿到了顶楼天台，铺开的瞬间他们都被画的内容震住了。

画是一条血红色的巨蟒，张开大口，露出利齿，栩栩如生，像是要从画上一跃而起。

这幅画即便是铺在地上，也能呈现出三维效果。三维立体画，这个词商平昨晚在绘画常识中看到过。

“这要是放在晚上，还不得吓死人啊！”旁边的一个警员惊叹道。

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商平瞬间恍然大悟。果然，世间无巧合，尽皆有心人。

深夜十一点半，王悦驾车行驶在通往沐兰山顶的道路上，他听从副驾上商平的指令缓缓而行。

“一定要慢！能多慢就多慢！”商平反复强调。

王悦挂着二档，渐渐行进到了那个事故高发路段。尽管这是一段上山的路，但此处路面的坡度却近乎平坦。商平注意力高度集中，却又不想让王悦感受到自己的紧张。

王悦刚左转过去，车灯前方就出现了一条红色巨蟒，吓得他猛地往右一打方向盘，却被商平一把挡住。

王悦惊魂未定，一身冷汗。

“谢谢啊！你这算是帮我破解了第一道谜题了。”商平面露一丝喜色。

“师父，你这是拿我做试验呢？好歹说一声啊！”王悦举起袖子擦着额头上的汗。

商平递给王悦一支烟，说：“没办法，打了招呼就不灵了！”

王悦接过烟，看着整齐铺在路面上的立体画，点点头，说：“原来亦昊就是用这个办法杀死了高阳。可你要怎么证明呢？”

商平呵呵一笑，说道：“看见了吗，这玩意儿要起作用，必须平整地贴到路面上，这样势必会沾上泥土。搬来之前，我们提取了画布背后微量残留的泥土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它们和沐兰山泥土的成分一定对得上。”

“这就证明亦昊一定是把画带来过这里！”

“这东西沉得很，我也是提前开车把它运上来，再走回山腰让你接的我。”

“所以，亦昊的车也一定会在山下的路面监控里留下痕迹。他想否认都难！”王悦很激动。可当他说完这句话时，师徒二人突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。

亦昊还用得着否认吗？

商平来之前其实已经梳理出了整件事情的大致脉络，但面对其中断裂的一环，他也无计可施。自己想想也觉得可笑，侦查的是亦昊的猝死，却揭开了高阳的车祸之谜，这算哪门子事？

“关于他俩的死，你怎么想？”商平问王悦。

“我心里有个合乎逻辑的推测，但是……真要这样，人心也未免太险恶了。”

“刑事案件里的人心，哪个不险恶呢？”

## 五

侦查破案，更多时候需要反向推理。

为自己的推理预设一个结论，然后反过来站在嫌疑人立场上反复论证可行性。用这种方法，很可能顺利揭开真相，至少也能成功缩小侦查范围。

即便是在科技发达、信息畅通的今天，能否破案，首先靠的也是刑警的逻辑分析能力。那些科技手段归根结底，都是为印证刑警的推理服务。

三天后，泥土成分的比对结果出来了，完全吻合。这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，让商平更加坚定地认为，本案的真相是徐冉联合亦昊杀死其夫高阳，随后又杀死亦昊灭口。

那么，即便现在还无法证明徐冉用什么方法杀死了亦昊，但那也只是“没有找到”，而非“并不存在”。

遥控亦昊病情的办法一定是存在的！就如同三维立体画这样的机关一样，每种职业都有自己不为外界所知的专业技能。所有的不可能，最终都会找到科学的依据。

徐冉的专业技能是什么呢？她有丰富、系统的美术知识，有细致入微的鉴赏眼光，这是阳面，那么阴面又是什么呢？

对了！她在制售赝品，作为修复专家，她一定懂得如何把东西做到恰到好处的“破旧”。亦昊赖以成名的“色彩魔法”背后，或许也有她的功劳。

不知道是不是受了这帮艺术家们的传染，商平的思维越来越发散，什么古怪的念头现在都能从他的脑子里冒出来。

不知不觉到晚上九点半了，他的脑子需要休息，于是他拿起手机给妻子打电话，就是想听听她的声音。

电话那头儿，妻子一会儿说家里燃气费要交了，一会儿说爸妈晚上来看过孙女了，一会儿又说楼下新开了盒马，以后不用担心下班晚买不到菜了。等到商平终于有机会要开口时，女儿不知干了什么淘气的事，妻子直接大喊一声，挂断电话管孩子去了。

电话这头儿，一脸发蒙的商平，缓一缓后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此时，日常生活的琐碎恰恰成了这个刑警队长的减压阀。

杨法医急促的敲门声终止了这片刻的轻松，他手上高举着验尸报告，向商平大声宣布：“花粉！死者的呼吸道里发现了大量花粉！”

商平一页页翻看报告，说道：“也就是说，徐冉利用花粉诱发了亦昊的过敏性哮喘，并且让他面临无药可救的绝境。”

“对！而且花粉的剂量非常充足，可以说是不置他于死地绝不罢休！”杨法医肯定道。

“还记得那位保洁员说的吗？亦昊曾经让她去准备蜡烛、刀叉和餐盘，但她并没有提到鲜花。一个这么浪漫的场合，不应该有花吗？”

“别说是家里养花了，这种病人春夏都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。”

商平眼睛一亮，说道：“那他还跑去沐兰山那样花草众多的地方